

静安区图书馆“赵丽宏书房”的会议室里,正在举行《望台遗梦》新书发布研讨会。图书馆的灯光迷蒙而温暖,正打在伊人先生花白的头发上,泛着一层柔光。这场研讨会,空气里浮动着旧纸与新墨的气息。我坐在下面,听着专家学者剖析他的长篇叙事诗《望台遗梦》,那些关于《左传》、关于《春秋》、关于《史记》、关于《诗经》、关于历史考据与诗性重塑的宏论,将我拉回一个极其微小的起点。

那是三十多年前了。我刚踏上讲台,是个初出茅庐的初中语文老师,手里捧着崭新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(语文H版)。在六年级的视听教材里,我准备给孩子们讲一篇课文。篇名是什么?当时觉得清晰,如今记忆却像蒙了毛玻璃。可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:作者,伊人。课上,我和孩子们讨论文章的意思:一个孩子捉了麻雀,在父亲的劝导下,最终将它放回天空。因为,麻雀虽小,也渴望自由。孩子们的眼里有恍然的光,那光,穿越三十年,此刻竟有些灼人。

后来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上海书城熙熙攘攘。我还是个揣着文学梦的文艺青年,在长长的队伍里挪动脚步,只为买一本伊人的新书,并得到一个签名。轮到我了,我将书递过去,他抬头微笑,接过,落笔。那时只觉与一位心仪的作家有了片刻的交集,如风掠过湖面,留下浅浅的涟漪。我何曾想过,那涟漪的尽头,会通向今日这样一片关于五千行诗体小说的深海。

研讨会上,轮到我为

言,我提及了那些往事。他温和地问:“你可还记得,当年那篇课文,具体是哪一篇?”我一时语塞,三十年的光阴足够让许多细节沉入忘川。后来研讨会结束,我托同事在网络里搜寻,当“《儿子和麻雀》”几个字跳出来时,

从《儿子和麻雀》到《望台遗梦》

杨绣丽

一股热流蓦地涌上眼眶。就是它。那么简单,关于捕获与释放,关于稚子之心与成人之思,关于一个最朴素也最永恒的道理:生命渴望自由。

我把篇名告诉伊人老师。他回了个信息说:“文中的儿子如今也四十八岁了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被一种奇妙的时间击中。当年那篇课文中的少年,如今已近知天命;当年写下那篇短文的父亲,如今以皓首穷经之力,搬动了一座名为《望台遗梦》的诗歌宫殿。而从那只扑棱着翅膀飞向樊笼之外的麻雀,到《望台遗梦》里为了真情不惜“违礼”、一生践诺的鲁庄公姬同与孟任,其间流淌的,何尝不是同一条河流?那是对“自由”的渴望与诠释——从身体的、孩童式的自由,演进为情感的、意志的、属于复杂人间的、更为深沉的自由。每个年代的人,都在用自己的方式,追寻着属于自己时代的“天空”。

于是,再读《望台遗梦》,便觉得那近五千行的诗,字字都有了温度与来历。它当然是一部皇皇巨制,如评论家所言,是“古典诗情的现代重生”,是向《诗经》的致敬,是一次成功的“诗学考

古”。它从《左传》那二十八个冷峻如石刻的文字里,生发出一个血肉饱满、呼吸可闻的人间世。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,让符号成为生命,让沉寂发出歌声。

但我私心最被打动的,却是那宏大叙事之

下,一以贯之的“人情”。伊人先生将鲁庄公姬同还原为一个“宅心仁厚的良善之人”,一个“重情重义”的君主,这需要一种摒弃历史惯性的勇气与洞见。而他倾注心血的孟任(盼儿),更是在史书的空白处,用诗笔描绘出的“率真、聪慧、善良、仁厚”的精灵。他们的爱情,起于“筑台,临党氏,见孟任,从之”的一瞬惊艳,成于“割臂盟公”的决绝誓言,却在诗人笔下,铺陈为一生一世的相知相守,是与宫廷礼法、政治婚姻不断周旋的漫长羁旅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“自由”追求?追求爱的自由,追求情感意志不被权力与世俗吞没的自由。

诗中有大量与《诗经》交融的歌吟,它们不是僵硬的镶嵌,而是如血脉般自然流淌在叙事里。我仿佛看见,那些“风雅颂”不再是教科书里的标本,而是在街巷、在田野、在情人的口耳间活生生地生长着。这部部长诗“毫无生僻枯涩之气,满纸鲜活”,时而有现代口吻的幽默调侃穿插其间,让人会心一笑。这种打通古今的笔法,让两千七百年前的叹息与心跳,清晰地传到了我们耳边。

握着那本厚重的《望台遗梦》,封面有轻盈的粉色浪漫,内里却一片深沉和滚烫。我想起《儿子和麻雀》的最后,孩子松开手,看那个小小的灰色身影箭一般射向蓝天。那只麻雀,飞过了三十年,飞进了这部沉甸甸的诗篇里,化身为追求情义与自我

的人物,在历史的天空中,进行着另一场更为艰难,也更为壮丽的飞翔。

从一篇短文到一部长诗,从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到图书馆里的思想激荡——这三十年,于我是成长,于伊人先生是深耕。而我们,作为读者,作为时间中的人,始终在阅读同一个母题:人,如何挣脱有形或无形的束缚,去拥抱属于生命的、那份广阔的自由。

沧海遗珠,此情可昭。那只麻雀,终于飞越了时间的窗台,落进了这首悠长的“遗梦”里,成为梦里一个永不褪色的注脚。



马上有福
(篆刻) 徐兵

一条三里塘河把小镇分为两边,几座高高的石桥又将两岸连在一起,碧水泱泱,粉墙黛瓦窗,满载香樟、水杉的街道葱葱郁郁,这就是39年前我支教过的青浦练塘镇。

1987年6月,为了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、解决农村学校师资缺乏,上海市派出第二届讲师团去市郊农村支教。讲师团成员有市级机关干部、市区在职教师和应届大学毕业生。我在局机关听了动员,主动报名,被编入青浦分团,到练塘镇颜安中学支教一年。

练塘镇是陈云同志的家乡,乡亲们对陈云同志的感情很深。我刚到学校不久就是教师节,恰逢练塘中心小学恢复原名颜安小学,陈云同志题写了校名。陈云同志1912年起就在这所学校读书直至小学毕业。那天,镇上举行了隆重的揭牌和庆祝仪式。

在颜安中学,我课上完了,作业也批改好了,就沿着乡间小路去家访。金色的晚霞挂在天空,一幢幢农舍升起袅袅炊烟,田埂边堆积着刚收割下来的稻谷,空气中散发出阵阵清香。春天来了,阳光和煦,轻风吹拂,天空蓝得通透,田野里麦苗碧绿、油菜花一片金黄,运载茭白的

马思聪:“就是因为在这种时候呵!”

张新颖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九日天还不亮,为躲避日军轰炸,戴望舒和徐迟一家来到中环大防空洞,碰到马思聪夫妇,几个人凑在一起,占据了防空洞里一个小小角落。戴望舒到《星岛日报》去发稿;马思聪拿出五线谱,在上面画着音符。徐迟问他:“你在干什么?”他笑笑:“我要开始谱写我的《第一交响乐》了。”

“这种时候?”

“就是因为在这种时候呵!”

十一日,日军和香港只有一水之隔,大防空洞再住不得了。徐迟带着妻女到罗便臣道,找到前一天离开防空洞的马思聪夫妇。中午,对岸日本炮兵集中猛烈的炮火射击罗便臣道。徐迟夫人陈松浑身发抖。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说,要专门为徐迟一家举行一场小提琴钢琴合奏音乐会。

徐迟晚年在《江南小镇》里回忆道:“于是两位音乐家一个拉小提琴,一个弹钢琴,从巴赫的G弦上的歌》开始,弹奏了贝多芬《春天奏鸣曲》和《克劳艾采奏鸣曲》,门德尔松的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,拉罗的《西班牙交响乐》,以及他自己的《第一回旋曲》《第一奏鸣曲》和包括《思乡曲》在内的《蒙古组曲》。音乐的和声完全压倒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声,并且

安慰了可怜的陈松的胆怯病和忧郁症,使她增添了一些勇气和欢乐精神。这是她一生所听到的最出色的演奏会,献给她的专场演出。她能享受到这样的音乐,真高兴。等到两位卓越演奏家后来谢幕时,大炮已经沉默,无声无息。”

马思聪介绍徐迟一家住到附近的天主堂里。圣诞前夜,英军已经决定投降,第二天日军将举行入城式。大家垂头丧气。

深夜零点,马思聪拉着他的小提琴出现在教堂的神坛前面,黎耿第神父坐在风琴之前。两人互视一下,开始演奏。徐迟写道:“因为已是深夜,特别安静,这音乐是更像自天而降的,熟悉的《圣母颂》变成了一支崭新的歌,奏出了安慰人类痛苦心灵的音乐,即使我们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能不受到感动。我这一生,从来也没有像这夜晚那么地悲哀过!茫茫人世,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?难道就此这样沉沦下去了,永远见不到天日了?然则,天理安在?我也要问天。而那四根琴弦却作了回答,那细细的声音触动了我们……舒伯特的音乐是健康的,它不仅用甘油减轻我们的痉挛,还用馨香鼓舞了我们的勇气,要活下去。乐曲很快地结束了,但那声音却永远留下来了,永远鼓舞着我们。这个,也许是只有音乐才能做到的。”

难忘练塘支教情

王立华

船只,不时从河道上驶过……

当时农村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,我们住的是简陋的旧房,吃的是单一的蔬菜,晚饭食堂不烧菜,就靠带来的咸蛋、酱菜下饭。学生的午饭是食堂代蒸的,菜自己带,他们的菜往往是一块榨菜或一碟咸菜。初夏天气热了,学生们放了学都跳到河里去洗澡,为的是节约家里的热水。教室是一排破旧的平房,泥地,坐的是长条板凳,有的教室窗玻璃都碎了,冬天上课,针尖的眼,斗大的风,冷得很。

镇上和学校对我们支教老师很热情,镇长对我说,你是市物资局来的,有空能不能为我们乡镇企业解决点原材料困难,所以我课余也常到镇政府去,为镇上企业办点实事。第二学期开学不久,校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,县教育局和镇政府决定改善学校办学条件,拆除这一排破旧平房,建一幢新的教学大楼,学校打了报告,请市物资局帮助解决一些平价的钢材、木材等建

房材料。我当即拿了报告赶回市区向局领导汇报,领导十分重视,说:对农村教育要大力支持。领导批复后,我还帮助学校落实了材料运输等事项。在各方面支持配合下,终于在当年6月,新校舍破土动工了。入夜,我在宿舍楼里仰望繁星闪烁的夜空,倾听着学校工地上传来的机器声、田野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声,心里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。不到一年,一幢红瓦白墙、拥有12间教室的三层教学楼便矗立在校园,学生们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走进了新教室。这一届讲师团结束时,我被光荣评为上海市第二届讲师团先进个人。

一晃多年过去了,练塘的支教经历始终难忘,这几年每逢到陈云纪念馆参观,我总要到镇上、到学校去看一看,镇上新建了练北、练新等商业街,老街的小桥流水旁还有了评弹艺术馆、算盘文化馆、茭香园、茶馆等;颜安中学新建了校舍,扩大了范围。当年的学生现在也近50岁了,他们正在为青浦、为练塘的发展作贡献。



在小树林里坐一会儿

刘琪瑞

林子里,我走近一株树身光滑的法桐,靠上去,脚踏一层厚厚的落叶,享受着阳光无数只温柔小手的轻抚,不由得发会儿呆,眯一眯眼。

有些树的树干上都画了画儿,弄不清是风霜的妙笔,还是小动物的杰作。白杨、桦树上画着好多奇异的眼睛,丹凤眼、桃花眼、杏仁眼、月牙眼,数也数不清,被这么多树眼睛看着,竟有些不知所措。还有杂树丛中的构树,树身上画了一道道红褐色的圈儿,几乎每棵树都有,大树小树就那么站着,仿佛到了非洲大草原,走进了斑马群。

我坐在树下软垫子似的落叶上,捡来一片片落叶,心形的、椭圆形的、鸡爪形的、手掌形的,我把这些落叶随意铺撒,随意画画儿。我用这些树叶写信,写给大树和小树。小树林里也有鸟儿,远远近近的鸟叫声传入我的耳鼓,乌鸦的叫声短促清脆,灰喜鹊叫得有些吵,麻雀更是像碎嘴子,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

好听一些的要数珠颈斑鸠,“咕咕、咕咕咕”,多是二声、三声的,好像小时候母亲轻唤孩子的乳名。最好听的是翠鸟、画眉的叫声,像被泉水洗濯过一般。各种鸟鸣把淡淡的乳白色的雾霭驱散了,把天空擦亮了,擦得澄澈了,红红的日头升了上来,林子里一片光灿和暖。

好多成熟的野果还在树梢上挂着,红得耀眼。高大的君迁子树上缀满一串串小野柿,又像马奶子枣,晶莹剔透。还有低处的海棠树,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果随风摇曳,煞是好看。我那两岁半的小孙子称海棠果是“小苹果”。忽然,他指着树上嚷道:“爷爷,你看,小鸟开饭了,哇噻哇噻,它们在吃小苹果呢!”是啊,“谁挥鞭策驱四运?万物兴歇皆自然”,万事万物皆依自然而生,鸟儿在吃它的果子,在唱它的情歌。我们也是大自然之子,也在“吃”,用眼睛吃,用耳朵吃,用心灵吃——吃鸟鸣,吃斑斓的树画、树叶画,吃想象中的小雪花……

在小树林里坐一会儿,美哉妙哉,不亦乐乎!

编者按:你写过日记吗?个人日记,人间万象。幽微情感,人际关系,四时三餐,日月山川,市井烟火,家国大事,日记是一个人的生命留痕,也可能是历史走向的珍贵记录。今起请看一组《今天你还写日记吗》。

不知不觉,当下进入了名副其实的自媒体时代,这两年公众号发展迅猛,很多up主在坚持日更拼流量博关注。2026年元旦那天,著名作家马伯庸在写了一整天公众号日记后才官宣,引起热烈反响,一众粉丝紧紧跟随开启了这个新模式。喜欢阅读文字的我常看十多个公众号,有的是专题不定期更文,有的就是写每天发生在身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像极了我们小时候写的日记。

日记可以说是我这个60后前半生的岁月标签,初中时语文课要交日记作业,很多同学都有两套日记——真一假,假的应付老师,真的东藏西掖生怕被人偷看到,那可要出大乱子喽!

和同龄人相比自己算爱写日记的,断断续续写前几年,可惜最早部分随着父母的仙逝也在风中飘散了。风华正茂时写过恋爱日记,一篇篇稚嫩真挚的小诗,记下20世纪80年代新一辈欢乐又伤感的青春。前阵子翻到我写的宝宝日记,90年代在北方各种胎教试验让自己看得忍俊不禁,录音机放

多远给肚子里的宝宝听音乐,胎动厉害就听小夜曲等舒缓的,宝宝太安静就听欢快律动强的;早早取了乳名每天叫多少遍,为她读儿歌讲故事,还逼着尚未进入角色的先生参与,因为听说男低音最容易捕捉到。年轻无畏真能作妖啊!

这么看来,及时记录下哪怕只言片语都值得,因为生命在于创造当下和献给未来,

从日记到日更的迭代进阶中

郭莹莹

当岁月无声地打磨着时光,留下的文字仿佛镀上金边般温柔闪亮……

读过印象最深的日记当数鲁迅先生的,简洁的文字多角度立体地勾勒出一个活人感的大师,烟火气十足充满父爱,爱买书爱记账、喜欢喝茶和美食,完全不同于课本上诗文的犀利和尖锐。也读过曾国藩日记,对他的自律勤奋非常佩服,一个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古训的儒士文人跃然纸上,可惜当年年轻的我不怎么爱看。读过最悲伤的日记是前几年一个不幸殒命的少女,她苟活在继母的风刀霜剑下,她在日记里悄悄写下:我要偷偷地长大!可惜还是未能如愿,花季夭折令人泪崩心碎。而最让人唏嘘的当数我们

那个时代的《一个小学生的日记》作者黄帅,13岁的小女生一篇真情流露的日记,被特别年代的人赋予政治色彩,作者无奈成为风云人物,也奠定了日记色彩一生命运的悲剧基调,虽然长大后她发展得不错,但57岁就早逝真是让人遗憾和惋惜。

写日记的本义应该是秘而不宣,是对自己讲的悄悄话和不能说的内心事,而当下某些自媒体仿佛变成了“楚门的世界”,人们似乎进化成生活在大数据控制下的另类种群,透明且趋同。虽然古语说君子无不可告人之事,但广而告之个人生活的点滴日常,公开展示自己的私密情感等等,于我这落伍之人一时还是难以全盘接受,总该有所留白或隐笔吧?!

虽然六年前已经注册了公众号,目前我还是不定期发文,也许用不了多久,在滚滚时代洪流的裹挟下,未来某一天也加入日更大军,每天发一篇推文,完成迭代进阶升级成功。谁知道呢?尽管我对自己持怀疑态度,但也相信一切皆有可能。

十日谈

今天你还写日记吗
责编:郭影

详细记录生活是普通人提升自我最便宜、最有效的路径,这种记录能对抗天生的“欺骗性”。请看明日本栏。